

世界文豪书系

海涅全集

HAINIE QUAN JI

7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海涅全集

第七卷

散文作品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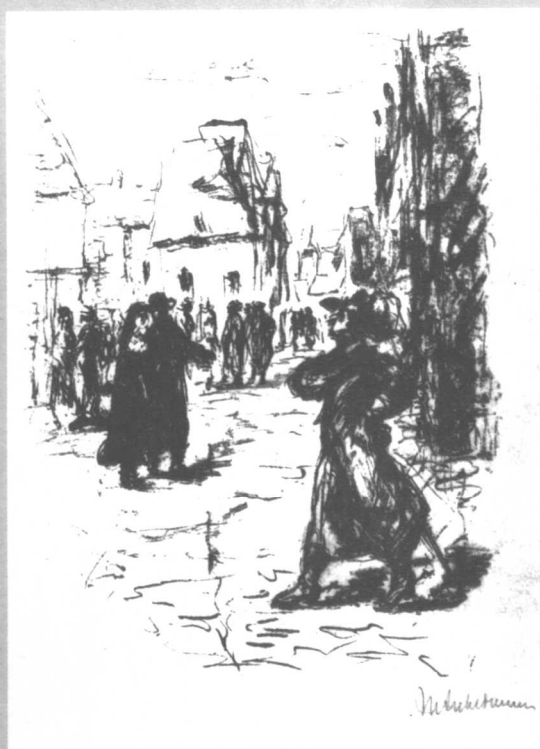
赵蓉恒 等 译



海因里希·海涅，1829年柏林。



法兰克福犹太巷。



《巴赫拉赫的拉比》插图。



《堂吉诃德》德译本1837年版。

SHAKSPEARES
MAEDCHEN UND FRAUEN
 MIT THEATERBEMERKUNGEN
 VON
H. HEINE.

PARIS,
 H. BELLOYE, BUCHHANDL. UND DRUCKER.
 LEIPZIG,
 H. KREUZER UND ALEXANDER.
 1827.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导 读

胡其鼎

早在 1824 年，海涅就有了写小说的想法。这年 1 月，他第二次在格廷根大学注册，埋头攻读法律，不问文艺之事。5 月，他到柏林为今后的工作找门路，失望而归，新的痛苦需要新的形式。他着手写历史小说《巴赫拉赫的拉比》。为此他读了许多历史文献，如《耶稣基督至今犹太人的宗教》、《希伯来丛书》、《法兰克福犹太人编年史》、《林堡编年史》等。小说的历史背景是 1287 年发生在巴赫拉赫的对犹太人的一场屠杀。洪斯吕克的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维尔纳在地窖中被杀，几个修女把他的尸体运往美因茨，途中船在巴赫拉赫搁浅，修女把孩子的尸体埋在那里。后来传言当地犹太人在除酵节前夕为祭神而把这个男孩放血三天随后杀死。接着是一场屠杀，两千多犹太人死于非命，幸存者被迫付出高额罚金。天主教会封维尔纳为圣徒，修建了以维尔纳命名的教堂。后来，维尔纳又在圣徒名册上消失，因为经调查这个孩子其实是一次情杀的牺牲品。海涅写了一章就搁笔。1826 年他打算把这一章收入《游记》第三卷并给友人写信说：“在虔诚的基督徒的世界里我将遭人憎恨，对此我已有思想准备。”但他又把此稿从集中撤下来。后来他续写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半，收入 1840 年出版的《沙龙》第四卷。我们知道，1825 年 6 月 28 日海涅在海利根施塔特一个新教牧师家里秘密受洗礼，7 月 20 日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认为自己拿到了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从法律

上讲，他是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当时这个词的意思一般指犹太教徒），可是，他的论敌和政敌依旧把他当作犹太人中伤与抨击。他的改宗给他带来的痛苦多于福祉。《巴赫拉赫的拉比》没有写完，反映了处在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种宗教与文化之间的海涅的矛盾心态，这也是海涅研究家们感兴趣的题目。

《封·施纳贝莱沃斯基先生回忆录》是海涅到巴黎后的第二年（1832）创作的，收入《沙龙》第一卷（1833）。海涅打算以粗俗的流浪汉小说为模本写一篇讽刺幽默小说，忠实地描述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样没有完成。小说中那位施先生对他父亲的形容，其实就是海涅父亲的真实写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汉堡的城市风貌和民情风俗，又听到了两则传说。海涅借漂泊的荷兰人的传说，讽刺虔信基督教、完全放弃现世生活与享受的女子的观念：爱情，忠贞，死亡，得救。《旧约·士师记》中以色列大力士参孙在梭烈河谷被一个贪图钱财的女子利拉出卖的故事，使读者看到了海涅在诗中概括过的一边亲吻一边背叛的女子形象。

《佛罗伦萨之夜》有可能是海涅在1824和1825年之交的冬季开始酝酿的。现存一份手稿，中间一段是1828年夏在波茨坦写的。海涅去巴黎之前，“第一夜”已经完成。1835年12月4日海涅致函出版商康培，说他正在写的作品“是极其有趣的，也通俗，考虑到适合于各个阶层。”年底，海涅从滨海布洛涅回到巴黎，获悉联邦议会禁止青年德意志作家著作的政令。他急于试探一下，像这样一部“既不涉及政治又不涉及宗教的”作品是否可以发表，就把稿子寄给了《晨报》，该报于1836年4月15日起连载“第一夜”，5月12日起连载“第二夜”。他又在巴黎《两个世界评论》上发表小说的法译本，4月15日起连载“第一夜”，5月1日起连载“第二夜”。反响很大，尤其在巴黎，不亚于后来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和海涅1824年在柏林同弗里德里克·罗伯特的一段恋情有关，他要为这位女子立一座文学纪念碑。小说以作

者的生活经历为素材（见正文脚注），描述一个在浪漫派文化氛围下成长的青年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感受和体验方式，以及对冒险与艳遇的向往，作者又不时地露出反讽的微笑。小说中对魔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对卖艺街头的死人生的孩子劳伦斯小姐的独舞的形容尤其脍炙人口，整个情调是正宗浪漫派的。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后又收入《沙龙》第二卷（1837）。

舞剧脚本《浮士德博士》和哑剧脚本《女神狄安娜》是1846年应伦敦王家歌剧院经理本雅明·伦利的委托创作的，虽说没有上演，海涅却得到了一笔四千法郎的丰厚报酬。1851年《浮士德博士》连同《说明》一起发表，1854年又和《流亡中的众神》和《女神狄安娜》一起收入《杂集》。

舞剧《浮士德博士》的场景设计富有想像力而且很前卫。如海涅所说，“因为德意志人民本身就是那个有学问的浮士德博士”，所以他要让浮士德和亡灵、魔女共舞，以表达他对天主教“把所有的肉体罚入地狱”这一教义的憎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提香的油画里丰满的肉体”正是对这一教义的最早的抗议。

哑剧《女神狄安娜》的主题同样是“肉体复权”，其背景是中世纪末期对古希腊文明和多神教的重新发现以及由此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

《流亡中的众神》记述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有关希腊父神的传说，借不走运的希腊神和走运的希腊神如宙斯、冥王普路同和酒神等的故事，再次讽刺天主教会。

《浮士德博士》的《说明》，又名《关于魔鬼、魔女及文学创作之若干珍闻奇谈》，该文比较了几种浮士德话本和木偶剧剧本，指出在浮士德传说中出现古希腊美人海伦的意义，说明浮士德传说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三：一是荷马的长篇叙事诗乃至古希腊文明和多神教的重新发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二是美因茨的古滕贝格（他的资助人叫约翰·富斯特，被误认为是浮士德博士）于1445年用浇铸的字模印刷了欧洲

的第一本书；三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三件大事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独占统治地位，而浮士德博士传说的出现与传播，正是这种冲击的反映。

《自然界中的精灵》1837年收入《沙龙》第三卷，属于法文版《论浪漫派》的一部分。

《〈堂吉诃德〉引言》是书商赫瓦茨于1836和1837年之交的冬天到巴黎时约海涅写的。2月间动笔，他正巧患流行性感冒。5月3日他致函康培，说这是他所曾写过的最蹩脚的文章，这份手稿却卖了一个好价钱：一千法郎。这篇文章中包含着海涅的自传材料。

1838年夏，巴黎书商德洛耶打算出一本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人物的钢版肖像画册，请海涅撰写说明文字，同时在德国发行，许诺付给四千法郎的稿酬。6月，患眼疾的海涅开始口授。9月18日在致康培的信中说，他扮演了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角色，以一种专题闲聊的方式一口气叙述下来。序言说莎士比亚戏剧产生的历史环境以及德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解说和演出。第一部分是悲剧中的女性人物，海涅的说明文字颇多借题发挥，批驳了所谓莎士比亚是以基督教徒的眼光看世界的谬说，探讨莎士比亚对历史人物作心理刻画依据，借分析《威尼斯商人》一剧，谈莎士比亚对犹太人的看法，颇有新意。第二部分是喜剧中的女性人物，海涅的说明仅仅引用相关戏剧中人物的独白和对白。引文来自多种德译本，有的是他自己翻译的。末尾是后记，谈及受莎士比亚影响的法国作家雨果、大仲马、德·维尼、缪塞的作品，讨论法国作家为何不能真正理解莎士比亚。这本画册出版后，在德国由康培代销一千册，每册价格高达8塔勒，但到11月已全部售完。由于出版商德洛耶破产，此画册版权落入了他人之手，1840年再版时，删去了海涅的说明文字。1852年海涅打算删去第二部分的引文。1854年想改写后出版单行本，但均未实行。

第七卷目录

导读 / 胡其鼎 / 1

封·施纳贝莱沃普斯基先生回忆录 (1833) / 赵蓉恒 译 / 1

佛罗伦萨之夜 (1836) / 胡其鼎 译 / 71

巴赫拉赫的拉比 (1840) / 潘子立 译 / 133

浮士德博士 (1851) / 赵蓉恒 译 / 173

关于芭蕾舞剧《浮士德博士》的说明 / 赵蓉恒 译 / 197

流亡中的众神 (1853) / 潘子立 译 / 223

女神狄安娜 (1854) / 潘子立 译 / 247

《堂吉珂德》引言 (1837) / 胡其鼎 译 / 259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1838) / 李永平 译 /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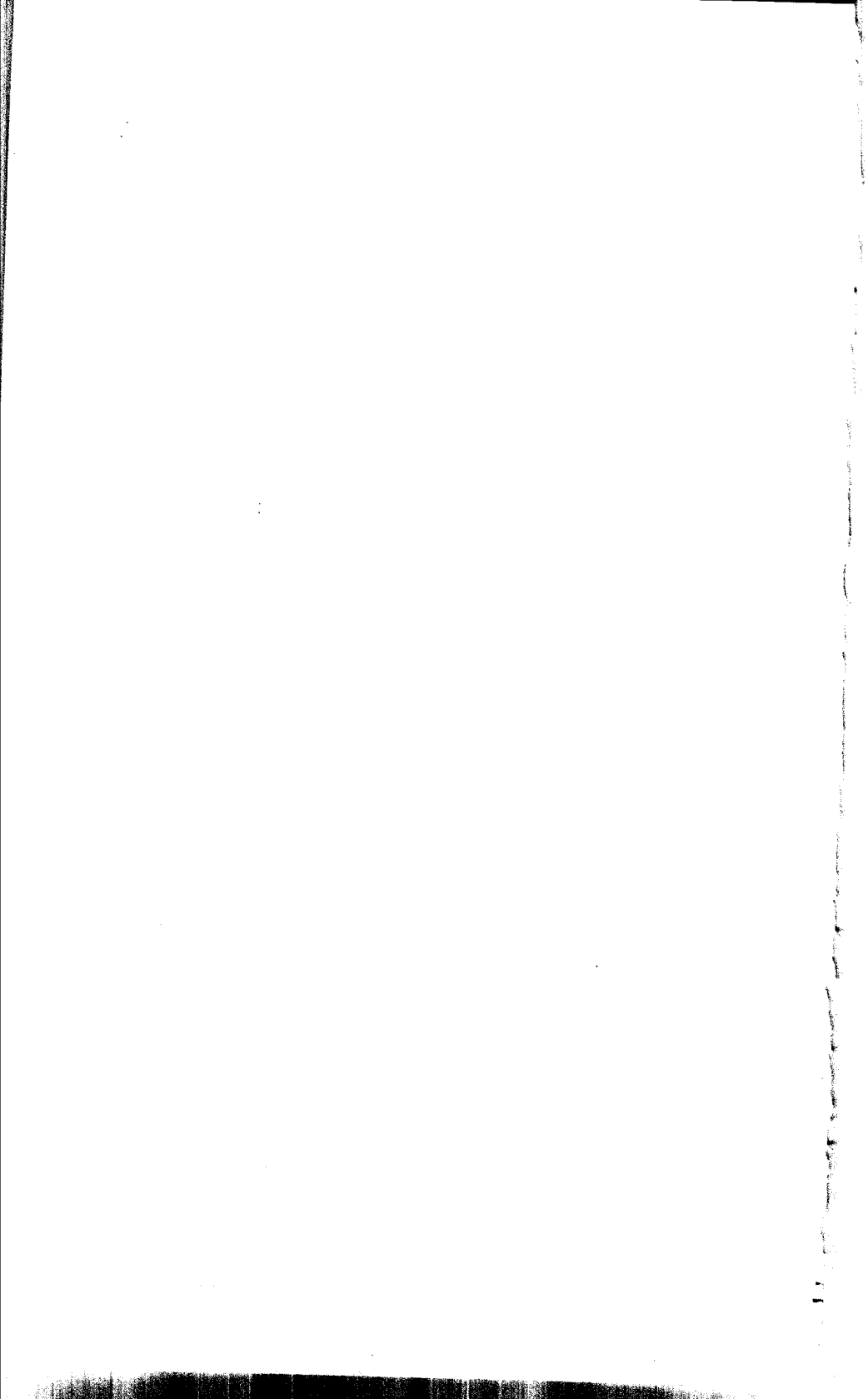
自然界的精灵 (1837) / 李昌珂 译 / 387

封·施纳贝莱沃普斯基
先生回忆录

(1833)

赵蓉恒 译

G. Guine Dr. Fur.



第一章

我的父亲名叫施纳贝莱沃普斯基，我的母亲名叫施纳贝莱沃普斯卡，我作为他们俩的婚生子，于1795年4月1日出生于施纳贝莱沃普斯。我姑奶奶皮皮茨卡老太太，是我幼年时的照看人，她给我讲过许多动人的童话，常常哼着一支歌催我入眠，但这支歌的歌词和曲调我早已忘怀了。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她唱这首歌时微微点着她平时不断晃动的头那副神秘的样子，忘不了唱歌时她惟一的一颗大牙——那是她嘴里的隐士啊——忧伤地露了出来。我也还记得那只鸚鵡，为它的死，老太太哭得多么伤心啊。老姑奶奶现在也已经死了，而我呢，大概是这整个广阔的世界上一还想着她那只可爱的鸚鵡的人了吧。我们家的猫叫咪咪，我们家的狗叫约利。这条狗很通人性，每当我拿起鞭子时，他便立刻躲开我。有一天早晨，我们的佣人告诉我：那只狗有点夹着尾巴走路，舌头也比平常伸得更长了；于是可怜的约利，就连同绑在它身上的一些石头，一块儿被沉到水里去淹死了。我们的佣人名字叫做普里施茨特维契。谁想把这个名字的音念准确得打喷嚏才行^①。我们的女佣叫做斯乌尔茨斯卡，这个名字如果用德语念，听起来有些僵硬，而用波兰语念，可是非常悦耳动听呢。她是个满头白发、一嘴黄牙的矮胖女人。此外，在我们家里到处活动的还有两只美丽的黑眼睛，它们属于一个人称塞拉芬的女人。她是我非常喜欢

^① 这个名字中除“维”字外，都没有元音。

的、美丽的小姨，我们一块儿在花园里玩、一块儿偷看蚂蚁搬家、一块儿捉蝴蝶、一块儿种花。有一次，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把我的一双小长统袜种到地里去了，我心想，以后这里一定会长出一条大人裤子来给我爸爸穿呢。

我父亲是天底下心地最为善良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他的头发总上着粉，后脑勺上老编着一条小辫儿，但不是垂下来，而是用一把甲骨梳子向上拢起盘在头缝处。他的手是雪白的，我经常吻它们。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似乎还能闻见那双手的甜美的香味，那股气味很冲，刺得我眼睛直发酸。我很爱我的父亲；我从没想到过他有朝一日会死去的。

我的祖父是封·施纳贝莱沃普斯基先生。对于他，我除去知道他是一个人、我父亲是他的儿子以外，就一无所知了。我的外祖父是封·乌勒尔斯尔恩斯基老先生，有一张像画的是他身穿猩红绒外套、腰佩长剑的英姿，而我母亲经常对我讲起他有一个穿绿色绸外套、玫瑰色绸裤子、白色长丝袜的朋友，这位朋友谈起普鲁士国王来时，总是要怒气冲冲地摇晃他帽子下檐的飘带。

我的母亲施纳贝莱沃普斯卡太太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她博览群书。腹中怀着儿时，几乎只读普卢塔克^①的作品。这样一来，她也许就受到这位学者所描写的那些大人物中某一位的坏影响了，唔，大概是受了格拉古兄弟^②之一的影响吧。所以我这个人就老是抱着一种神秘的渴望，总想以现代的形式来实现农业法。我的自由、平等思想，也许应当归功于母亲生我之前身怀六甲时读书所起的胎教作用吧。假如母亲当时读了关于卡尔图赫^③生平的书，那么我兴许就成

①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过许多希腊罗马名人的传记。

② 格拉古兄弟，公元前2世纪罗马护民官，曾试图推行农业改革。

③ 卡尔图赫（1693—1721），声名狼藉的法国土匪头子。

了一个大银行家了。在孩提时代，我有多少次为了能单独跑到施纳贝莱沃普斯基家美丽的草地上去就怎样大大造福全人类进行冥思苦索而逃学啊！因为这件事，别人常常骂我是游手好闲之徒并给了我相应的惩罚；正因为有那些造福人类的思想，我当时就不得不忍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这里要补充说一点：施纳贝莱沃普斯基一带风景绝美，有一条小河从那里流过。夏天，人们可以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洗澡，在岸边的小树林里，还有各式各样异常可爱的鸟窝。波兰从前的首都、古老的格内森城，离此仅三里之遥。在那儿的大教堂里埋葬着圣徒阿达贝特^①。那里停放着他的银棺，棺木上平放着他与真人一般大小的胸像，头戴主教帽，手持曲柄杖，虔诚地合拢双手，雕像全部是银铸的。哦，银制的圣徒，有多少次我心中默默地怀念着你啊！唉，有多少次我的思绪悄悄地回到了波兰，觉得仿佛自己又重新站在格内森大教堂里，倚在阿达贝特墓旁的柱子上！不一会儿，风琴声重又响起，仿佛风琴师在试奏阿莱格里^②的赞美诗中的一段。在一个遥远的礼拜堂内，有人在低声诵读弥撒。落日的余晖透过色彩斑驳的窗子洒在地上，整个教堂空空荡荡的，惟有这位圣徒的银制墓碑前跪着一个正在祈祷的身影，那是一个无比俊俏妩媚的女子，她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但又同样飞快地转向了圣徒，用她那充满渴望的、狡狴的嘴唇轻得几乎听不见地喃喃说出了几个字：“我崇拜你！”

正当我听见她说这句话时，远处教堂司事敲响了钟，风琴发出愈益巨大的轰鸣，那位娇美的女子从墓碑的台阶上站起，将她那洁白的面纱蒙在泛起红晕的脸上，离开了大教堂。

“我崇拜你！”这几个字是对我说的呢，还是对阿达贝特说的？她刚才是转向阿达贝特了，可仅仅是脸转向他呀。她先前

① 阿达贝特（959—997），布拉格传教士，曾在波兰建立过主教区；在普鲁士布道时被普人刺死，成为殉教者。

② 阿莱格里（1582—1652），教会音乐家。

瞟我一眼，又有什么含义？这一眼，它的光华洒满我的心房，恰似月亮在刚从乌云后露脸随即又迅速遁入云层的一瞬间投射到黑夜笼罩着的大海海面上的那道长长的光柱一般。这束光，在我这与大海一样晦暗的心里，在它深深的底层，唤醒了种种沉睡的冲动，掀起了最最狂热的激情的风暴，这些疯狂的大鲨鱼和大箭鱼，一时骤然腾空跃起，胡乱扑腾，兴高采烈地互相咬住尾巴，与此同时，风琴声也暴风骤雨般震耳欲聋地轰响起来，而且，犹如北海上的狂风怒涛，愈演愈烈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兰。